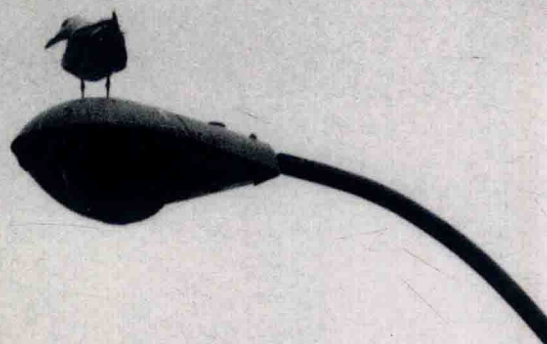


艾略特·厄威特

快照集



[美] 艾略特·厄威特 著
周 仰 译



PHAIDO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艾略特·厄威特

快照集

[美] 艾略特·厄威特 著
周 仰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献给我的妻子琵雅 (Pia) 和她迷人的微笑。

感谢照片中成百上千自觉或者不自知的拍摄对象，以及数不清的朋友、客户和编辑，没有他们，我这么多的游历都不可能成行；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极有耐心。感谢Stuart Smith、Liz Grogan、Jeff Ladd、Chris Boot、Neil Baber、Amanda Renshaw、Frances Johnson、Alexia Turner、Yayo i Sawada、Charles Flowers、Murray Sayle、Richard Schlagman；感谢玛格南图片社的同事们以及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办公室的全体员工。

本书中所有照片都未经过数码技术的修改或矫饰。

版权信息

The imprint page of each copy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shall bear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also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I. Original title: Elliott Erwitt Snaps © 2001 Phaidon Press Limited, Photographs © 2001 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II.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BPG Artmedia (Beijing) Co., Ltd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01 Phaidon Press Limited. © 2001 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III.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略特·厄威特：快照集 / (美) 厄威特著；周仰译. — 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3
ISBN 978-7-80501-702-0

I. ①艾… II. ①厄… ②周… III. ①摄影集—美国—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141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4-5837

责任编辑：钱颖

执行编辑：马步匀

责任印制：彭军芳

艾略特·厄威特 快照集

AILÜETE EWEITE

[美] 艾略特·厄威特 著 周仰 译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90毫米×270毫米 1/16
印张 34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501-702-0
定价 45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14

56

118

172

244

296

338

412

480

Elliott Erwitt Snaps

艾略特·厄威特

快照集

[美] 艾略特·厄威特 著
周 仰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读 | Read

憩 | Rest

触 | Touch

立 | Stand

语 | Tell

指 | Point

看 | Look

动 | Move

戏 | Play

14

56

118

172

244

296

338

412

480

世界与艾略特·厄威特

穆雷·塞尔 (Murray Sayle)

这本书呈现了罕见的天赋，尽管书名颇为谦逊，但这天赋却显然不属于凡间。然而，天赋与胶片一样，需要时间来显影。这本快照集空前绝后，珍惜这本书：它注定会是经典。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造就这些照片的时代和技术已经一去不返。

艾利欧·罗曼诺·厄威特（Elio Romano Erwitt，因美国人说Hello Elio拗口，于是就成了Elliot），1928年7月26日出生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纳伊（Neuilly-sur-Seine）的一家美国医院里。他的父母在伊斯坦布尔邂逅，母亲伊芙吉尼娅（Evgenia）来自莫斯科的富裕家庭，父亲鲍里斯（Boris）则是敖德萨（Odessa）的建筑专业学生。那是苏联成立初期，斯大林尚未开始严厉打击政治对手，国家管制也还不太严格，他们得以走出国门去看世界。这还不算最浪漫的事，更浪漫的是，他们一起搭乘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来到意大利的的里亚斯特（Trieste），并在这个港口城市结婚。后来艾略特和我在同一趟列车上拍摄，还特意在他的父母举杯。鲍里斯在罗马继续学习（因此儿子的中间名是罗曼诺），又到巴黎闯荡，艾略特出生之后，这对夫妇带着这个独子搬到了米兰。就这样，艾略特在学校说意大利语，在家则说俄语。鲍里斯有犹太血统，“二战”爆发前，欧洲排犹趋势渐现，于是一家人在1939年9月1日从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搭上了和平时期的最后一班船，抵达纽约时“二战”爆发已经5天。

厄威特夫妇的婚姻此时岌岌可危，有些人本就不是为婚姻而生，尤其不适合彼此。鲍里斯（1993年去世）是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对一切都有兴趣（他甚至还尝试了摄影，照他的说法，就是步著名儿子的后尘）；伊芙吉尼娅则醉心艺术，涉猎油画与素描。艾略特在11岁时被送入美国的学校，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尽管继承了父母两人的天赋，却无用武之地。3年后，鲍里斯·厄威特带着儿子去洛杉矶寻求更大的机会，艾略特开始在好莱坞高中（Hollywood High School）上学。当你突然被放置到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当中，必然会更多使用眼睛。你看到了什么？滑稽的人、悲伤的人、快乐的人，与你一样的人。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何艾略特一生都对视觉如此痴迷？很多年之后，我和艾略特提起这个猜想，当时我们一同在尼泊尔拍摄大象上的马球——那儿全是大象，我自己骑着一头边打球边解说，艾略特骑着一头拍摄，还有一头脚步特别轻盈的大象则是录音师李·奥洛夫（Lee Orloff）的坐骑。“没准你的猜测是对的！”他向我喊道，“当心，看着球！”当天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在笑料不断的晚餐时间撰写脚本，“球被涂成鲜亮的橘红色，以区别于大象的粪便。”没记错的话，这是那天我们想到的最好的句子之一。

1944年，艾略特的父亲只身去新奥尔良当古董商人，而此时艾略特逐步明确了自己在摄影上发展的抱负。艾略特回忆说，他的父亲并非逃离家庭，只是受不了高昂的赡养费。艾略特选择留在洛杉矶的家中，靠

卖冷饮、在面包房打蛋、拍摄婚礼与婴儿，以及在商业摄影工作室打工维生。（与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自学了冲洗胶卷和放印黑白照片的技术。）1946年，18岁的艾略特带着相机坐上灰狗巴士去纽约，开始在街头拍摄。早年的这次旅途中有一张照片（第232页），一只小狗穿着毛衣，边上是一个女子巨大的（相对）穿了坡跟凉鞋的脚，她的裙边刚刚入镜。艾略特标志性的元素已经在这里集合：戏谑的并置、可爱的狗和一个谜——她长什么样？艾略特的天赋与生俱来，或者说早早被培育出来，并且持续一生（第70页）。他身上也保留了早年经历的其他痕迹。当时他需要谋生，摄影正好提供了最佳机遇，同时它也是自我表达的方式，是一个爱好，甚至是一种痴迷。在我合作过的摄影师中，还没有哪个像他一样把摄影的这两个方面（工作与兴趣）断然分开，也没有别人会如此坚持摄影师必须保有版权，而这为他和他的同事们打开了持续终身的生路。

艾略特和我相识于1977年，摄影师和作者通常都是这样在工作中相识，或者说，如果稿费超过一美元一个字，那就可以算是派遣任务（assignment）。德国的*Geo*请我们俩做一个关于富士山的有趣报道，每年有两百万日本人去爬富士山，其中不那么拘谨的（*Geo*的原话是“der befreit Japanische pinkler”）会把这座圣山当作露天小便池。趁着晚上，我找了辆推土机把艾略特和他的梯子、灯、成箱的镜头等从山背面运了上去。这期间我有两项重大发现，其一，艾略特是我多年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仔细想来，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他是最能自得其乐的人——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容易从文字或者图像中看出笑话来。其二，除了用他的话来说“干活儿用的相机”，他通常还会带一个“爱好用的相机”，那是一台用了很久的徕卡M3，配上50毫米标准镜头，装着柯达Tri-X或者伊尔福HP4胶卷（这个建议给所有想成为新一代艾略特·厄威特的读者），这些胶卷都能用Microdol显影液冲洗——这是黑白摄影的标配，本书中大多数照片都来自这一配置。

我们初识的时候我已经看过艾略特拍的一些照片。谁没见过呢？我隐约知道他的大名，也看过他的一些拍狗的快照。其中一张总是留在我脑海中，那是一条小猎狗正在欢快地蹦跳，照片中刚好四爪离地，这是1968年在爱尔兰巴利科顿（Ballycotton）拍摄的。身为作者兼未来摄影师，我不由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59年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博览会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照片中尼克松一脸严肃地用食指指着赫鲁晓夫，之后那年，在共和党的大选宣传中这张照片被广泛使用。艾略特是怎样拍到这张照片的？多年之后，他在非洲告诉我背后的故事。当时，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请艾略特去拍摄美国厨房样板中他们公司的冰箱，梅西百货公司（Macy's department store）的公关威

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让艾略特进到厨房里面，后来这个威廉则成了保守的政治专栏作家。在艾略特的徕卡相机前面，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开始辩论。“美国人吃肉，而俄罗斯人吃卷心菜，这是为什么？”尼克松问。“回去问（此处屏蔽脏话三个字）你奶奶去！”赫鲁晓夫回敬。艾略特对两边的立场都很清楚，捕捉到这个瞬间之后，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他印了这张照片寄给萨菲尔当作感谢，然后照片就成了共和党的宣传海报，都没经过他的同意，艾略特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这张照片讲了俄罗斯、美国和政治。

你可以把这看作纯粹运气，一些新闻摄影师聊起他们的秘诀时则会说，“光圈8，在现场”，但同为玛格南摄影师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常常说，“有些人总是惊人地幸运”。拍完富士山之后，艾略特飞去汉堡见德国的编辑们，向他们展示那些搞笑的照片。之后我们又有过不少合作，也少不了欢声笑语。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给电视台拍片子，一开始就是给有线电视网（HBO）拍一个叫作“娱乐大搜索（The Great Pleasure Hunts）”的系列，我撰写脚本，并在其中扮演（实际上也确实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记者，满世界寻找异域情调的吃喝玩乐。艾略特则是导演兼摄像。拍摄过程充满乐趣，我们希望片子中流露出这种乐趣。我们传达的讯息有些讽刺，有些古板，或者兼有，天真迷人。“寻求欢愉”——我这个角色警告大家——“只会引起疱疹和心痛”，这是那个纯真年代的性传染病。一次又一次，我目睹艾略特的好运气。一只可爱的小狗或者一对有趣的老夫妇或者任何事物刚一露头，他就会说，“这儿有事要发生”，然后就去掏那个“爱好用的相机”。拍摄对象慢慢走近，我隐约听到快门轻弹（旁轴徕卡相机拍摄起来动静特别小），对方通常毫无察觉。虽然不是百发百中，但多数情况下他一击的中。艾略特抓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瞬间，用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话来说即“决定性瞬间（l' instante critique）”，不过在这本书里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滑稽的瞬间（l' instante hysterique）”。很多摄影师用聒噪的极浪费胶卷的快门马达来增加命中率，但我从没见过（或听到过）艾略特用这种东西。看他的底片小样就会发现，他拍下的每张照片都构图精确，直接就是可以见人的好照片。他将一生都投在这门手艺上，这份专注自然在照片中流露。

艾略特用他精湛的技艺在商业和新闻报道工作中打拼营生，以支持他不间断的世界旅行，在这过程中他得以拍摄自己感兴趣的图片，并最终集结成这本书。这本书的封底则是他商业作品的范例。可爱的小男孩、他的祖父、横在自行车后座的法棍与成排的树相映成趣，一切都带有浓郁的艾略特·厄威特印记。这张照片看起来好像他自己爱好拍摄的那类照片，所有元素天时地利。但事实上，这是为法国旅游局拍摄的广告片，仔细来看，就会发现艾略特成功的秘诀：他事先构图并且把相机对好焦，还在路面上放颗小石子作为焦点的标记，当自行车后轮越过石子，他就按下快

门。他想象丰富充满智慧的拍摄风格和手段正是客户所需要的。用艾略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创造性顺从（creative obedience）。”

天赋总会外显，但艾略特的照片中始终有个谜，在这些记录滑稽的、怪异的、著名的人物场景的照片中，无尽的魅力来自何处？艾略特拍下这些照片，大多因为它们正好出现在眼前。某种程度上，这份魅力的根源或许在于这个合集的体量。摄影语汇的基本单元不是单张照片，而是照片序列，那么这本书大概是以一种明显风格来拍摄的、最长的照片序列了。如果有人用火柴棍搭出一比一大小的埃菲尔铁塔，我们或许会不太情愿地报以钦佩，但观看这本书的感受显然不止于此。这些照片用彩色会不会更好？或许不会。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计算机专业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老爸，这很简单，”他回答说，“我们所有的记忆都是黑白的，这样可以节省大脑空间，同时我们脑子里还有一个调色盘，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给记忆着色。那些需要即刻识别的情况，比如抓住一个笑话的笑点、认出朋友或者名人的面孔、发现形状或者花纹之间的意外联系、传递某种情绪等，色彩只会搅局，因为颜色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信息。尼塞福尔·涅普斯（Nicephore Niepce）的黑白摄影术偶然触发了一个全新的表达法，一种直击大脑深处记忆库的方式，就像是对眼睛进行的广播。”

“但是，”我问道，“为什么这得是一本摄影集？就不能是一系列画儿吗？”

“不行，”他回答说，“绘画是别人的产物，我们又不是毕加索，脑子里哪会全是画儿。黑白照片让我们确信曾经有过类似的场景，其核心元素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识别。你不觉得艾略特的照片过目难忘吗？”

我确实发现了这点，因此我把这套理论讲给艾略特听。

“或许亚历山大说得没错，”艾略特说道，“有时候我会用快照毕加索（Snaps Pikazo）这个笔名。”

“那关于黑白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我一开始就用黑白拍摄，它让我更能够控制结果，所以就一直用下去了。”

有人认为艾略特的照片不用图片说明即可自成一体，这并非实情。一张脱离了时间空间的照片不再是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他书中的每张照片都至少有这两个识别标记：地点，常常是某个城市，以及年份。除了我们拍摄日本按摩院的影片中的那句台词“我会好好揉搓你（I rub you truly）”，日期和地点显然是任何语言中最能有效唤起记忆的概念了。“我们永远拥有巴黎（We'll always have Paris）”，电影《卡萨布兰卡》中，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对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说，他无须说明年份。翻阅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穿越时间、空间和人群，用徕卡捕捉下无数古怪的、滑稽的、不可思议的、温存的和感人的场景。他的影像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城市或

国家、民族或人种。只有一个不知疲倦的世界公民凭借惊人的恒心、决心和努力才可以拍出这么一本集子，我想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黑白摄影已是失传的技艺，对影像的数字后期处理使得所有照片的真实性都变得可疑，照片“现实的切片”的声誉遭到破坏，即便它本身就是幻象。现在甚至连底片小样都没有了。艾略特碰到的是好时代，技术和商业结合起来滋养他的天赋，凭着好运他抓住了他的世界。

那是一个温和的、乐观的，甚至有些老派的世界，其中没有暴力，没有战争，没有残酷或者痛苦，没有贫民窟，只有一些大宅子。这个世界有的是欣欣向荣的开端，甚至还有不少美丽结局。它基本上是城市中的世界：这显而易见，因为大多数人都住在城里。这是一个有欢笑没有恶意的世界，充满了同情心、富有人情味的狗、肌肉男和肥胖女，还有德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以及所有人，这是一个大同世界。显然，这是经过选择的视界。但是，所有可以塞进一个头脑或者一本书的视界都已被过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目光敏锐的人在生命之河上顺流而下时的所见所闻，正如我们共同拍摄的一个片子中有那么一句台词（关于日本一家打扮成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游轮的爱情旅馆）：“您好，欢迎登船！”

撰文

查尔斯·弗劳尔斯 (Charles Flowers)

“如果你无法解释一张照片，那是好事，”艾略特·厄威特说，“因为那意味着它是视觉的（visual）。”

朋友们、粉丝们、家人们和那些敏锐的评论家们会立刻听出这是典型的厄威特式俏皮话：故意用通俗简单的语言来刺破知识分子的浮夸，然后用他独有的天真抛出一句出人意料的双关语。粗粗一瞥很难领会艾略特照片的妙处，正如他那些家常的俏皮话初听起来好像很没深度。

当然了，他让我给这本书写几句评论时，也正是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这个老狐狸！不过我们这对摄影师和小文人在过去15年间搭档过多次，常常一同听午夜钟声敲响，所以他的话我这儿逐字照办。

先把总务料理清楚……为什么叫作快照？艾略特厌恶摄影圈里那些多愁善感的艺术腔和充斥着行话的谈吐（尽管他以老顽童的魅力著称，也曾对满口此类废话的人说过些尖刻的话）。快照这个词非常直白，自从他在14岁买了第一台相机，就开始啪啪拍照——这是表面意。这个词还有一层深意：艾略特希望他的快照能捕捉到完美的微妙，凝固的动作和表情，精确巧妙的构图，怪异或者感人的邂逅——啪！一个瞬间讲述一个故事——啪！

为什么把这些照片分成9个类别？这是为了观看方便，而不是让你的感觉偷懒。这只是组织近500张照片的观看体验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不因此曲解艾略特的原始目的，那这就是个有效的方式。这是一系列无法效仿的照片，可别让我们有趣地编排照片的企图压制了你与它们的私密对话。

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举世闻名的照片，也有刚刚被他挖掘出来的、长期被遗忘在曼哈顿办公室里的底片。

整本书里艾略特将照片成对摆放，以便创造视觉双关，即便这些照片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在其他呈现形式中都是独立成章的，它们成对出现强化了各自的原本意图，锦上添花！这些配对并非拍下照片时就存在，只有当他反复在日益积累的快照中搜寻，才会在几十年之后突然发现这些照片潜在的联系。

视觉的和言语的双关需要人退后一步，从本意中抽离，去识别符号和标记所指代的含义。或许这是童年经历给艾略特的宝贵遗产，他生在法国，父母是俄国人，却在意大利长大，11岁来到纽约，说俄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却不会一句英文。他学习词汇的含义，同时也听到了这些语言内含的音韵，这是生存至上论者的天赋，总是可以从不谐音中找到和谐。他痴迷于荒唐的遁词和疯狂的讳饰。乔治·W·布什与众不同的说话方式让他如获至宝。他也常常在与广告执行人开完会之后冲到电话前，向朋友们传播最新的行业黑话。

虽然他最广为人知且备受追捧的作品是那些幽默或辛辣的照片，在滚滚人流或者犬流中捕捉到的一个个天然瞬间，艾略特同时也是一个成绩斐然的记者，应环境所需他还可以成为悲剧作家。要理解他怎样用同一颗敏感的心去描绘肯尼迪遇刺后悲痛的总统遗孀，而又在别处记录下基督像和百事广告并置的荒唐场景——臣服于这两种影像的力量并理解它们在情感上是同源，这样才能理解（但千万别去阐述）艾略特作品中独一无二的洞察力。